

抱

朴

子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嘉遁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竒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貴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
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本梗
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頰頰而滂沲抑輕則鴻羽
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
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
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竦卑則淵池差我疵清則
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廢物
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
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為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
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
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
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魏魏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為六翮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竒撥亂若乃耀靈翳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
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
踔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喑者
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辨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跕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
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傾墜不
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
歡於有土復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菜之友治
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
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
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
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

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
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
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絙網麟
不墮韉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
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
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薤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
惠而屠殖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
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
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

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揚朱吝其一毛僂求之
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
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
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
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
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
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
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
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

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
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
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暫
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堯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
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
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
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
非密於伯竒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
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負所以懷忠

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為
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
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錐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
林水錐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
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
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
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冰深淵憎影
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
骸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

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
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
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
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
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
任為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
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
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
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

把撞安於杖鉞鳴條樂平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
珍於刻楠登高峯為臺榭庇巖窟為華屋積篇章為
教庾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
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璞
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
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
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
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及者謂之不任無義故達者以
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
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
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
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
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
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
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
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猶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

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
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
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
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躬穀有握
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
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
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澤者誠以才
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
庶事旣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甗

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
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
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
悔小孤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之
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
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
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
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

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
者為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
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返今聞
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况愛與進不嫌
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投鏗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雞鼠者不識
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之
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
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
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
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
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普德樂育人才

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
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
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
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
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鹿鳥之巢則靈鳳不集瀧魚
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刺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
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
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
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

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
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
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
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
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
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
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于高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于木
也晉平非不能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
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
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
會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噐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
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懷
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
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
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
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

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狗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徃徃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

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
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
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答督之危辱之使追猶
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
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
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
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
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
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

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
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
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
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
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為立身非財
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
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
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
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韓鸞也

則鍾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
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孤丘未登
闕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
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勦伐也太
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
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
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
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
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

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
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鷄登高巒而含
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忝於得意而慘於失所
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
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
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
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
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
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

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
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
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
羈紲之爲污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
於印綬志脩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必可輕王公而
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
任大便爲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
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
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

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漑園未若溝渠之沃按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

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
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
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
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
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
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
猶蝸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
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
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

鑽之用抑靈鼓為鼗鼙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鏃之持
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駢入
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
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
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
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
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
菜肴糲飡又獲逼下邀偽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
襍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遊神

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
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
塵矣饘粥鋤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
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脩毫可
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鑱
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
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
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
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

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
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
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
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
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
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
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
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
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

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繫行蓬蓽之內
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
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
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
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
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
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
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
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

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
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
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
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
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為太
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為太
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
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

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
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鑿璞礪鍊屯鈍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徃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已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使射

御騎乘之易事猶湏慣習然能後善况乎人理之曠
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
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
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
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
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閩風捫晨極然後知井
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

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
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
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噐欲見無外而不下堂
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
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
地無所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

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
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
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
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
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飭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
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
大川滔濊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
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
狔霍珥鳴蟬杖劔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

欲任拙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
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
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
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
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
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
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
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
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

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
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
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椀梏
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
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
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旣往料玄黃
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
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鳥鵲
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

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
候由冬蝻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
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
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
夫速悟時習者驥駉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鷦鷯之翼
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
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
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
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

盛年有故雖失之於場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
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蒞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
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
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
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駕
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
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
雨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
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贖

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
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
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
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為作
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
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
群寇畢條中興在今七耀導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
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
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

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
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
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
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
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
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
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
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
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於雲

霄之上而糝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
能及夫受繩墨者無枉剡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飭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
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
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
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
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
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鑿不經歐冶之門
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
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厭乎蘭麝
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縠紗縠之翩飄出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祭蔚飭朱翠於楹桷積
無己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醖以沈醉行為會
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
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
曠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
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
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

書院
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
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
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
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
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
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
緒巧筭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
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

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
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
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歛之乎檢
括之中慄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水
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道教之福霍
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
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
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明友師傳尤宜精簡必
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柄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
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
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
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
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
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
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
勦鴛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
校彈棊搏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掎之勝負品藻妓妾

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
踈密招竒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
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
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
為朴駮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隄
嵩霍决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
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
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
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

於峻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
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滄溟
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櫂歌於清淵飛高
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罟罟於林麓之
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舟殿於豐草騁逸騎於平
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鷗以執鷩翔禽勁弩殪狂兇
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厭載而無已矣而
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
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

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
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
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
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
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
搏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招德

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
効其斷噐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
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
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
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
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
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
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
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

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
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踈
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
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
川源之未可恃也覩鬻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
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閣自如而子陽赤
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
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
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

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
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軌秋霜以肅物訓諮以
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
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
也疑若闖風之渡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竊若
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
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
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翰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為
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

惡曲其情宏略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
則確若高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
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澆於二端
雖能獨斷必博納乎爲堯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
民之飢寒則哀彼貴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
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
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及迷於朝過之涂堯眚
以警密麟跖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
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文之膳處飛閣之概天

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
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
慮賦歛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准衛文之大帛追有
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
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
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
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彤之杜伯推人
立之呼豕廢適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
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

慮袖蜂之謗巧飛鷲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
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
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諂
親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以節無廢防人
甄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
犬以遏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鼉以
勸勇避螳螂以厲武聆虺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
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
原之箴折苑渚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妲嬖之

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
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
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害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
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
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
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
翽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
賊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
鳩梟化為鴛鴦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

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
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
棲者俯集炳蔚內弼矯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
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
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
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
臧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
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
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

之綴脩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
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覲芝華灼
粲甘露淋漓以霄隊嘉穗婀娜而盈箱丹旆逐於神
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
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囚圜虛陳五刑寢
曆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海竄莫
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
極負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
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朝桃

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
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
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
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
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
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
於筆端武則鈎銘居額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
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
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閤元本之端也

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
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
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
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
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
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
食薄味之大羨躬監門之勞役懷捐命之辛勤然後
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
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

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厚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
基頹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
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
辜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
為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毋后之
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
而不簡其噐幹所信仗則在於璫才曲媚而憎乎方
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
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

貪污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
庶事矣或懼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
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
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
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
覽玩弄藝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
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責珠玉
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振濟而急聚斂勤畋
弋而忽稼穡重蕪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

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疾事先酣遊而後聽斷
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
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米埋之骨而天
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
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
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
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
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

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
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
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
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
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
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瀆而乃憂悲以
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
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
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造船於長洲

矣夫魏魏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
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
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峻而自逸或
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
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
乎庶乎

十三年

自平

抱朴子外篇卷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醜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髓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繁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與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約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

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已則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墮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竒追周全之盡規淮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絕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頽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之

書院
鷲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
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為國况懷智
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
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噐能者鑄
勲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
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稷崇雖淹
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

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
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
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
飭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
膏剡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直侶
偽親覽傾僂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
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貴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冑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充人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彞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轆若載重尠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瀕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

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方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霄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
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
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
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舊事以飭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
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

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
於四裔擁兵持壻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
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
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
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
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

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勦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矣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

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决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

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
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
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
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
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
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
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
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
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

繡淵魚之愛菴麥渴者之恣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
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
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
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
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
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况
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八

晉州陽葛洪稚川著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飭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

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
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
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
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
誅韓非龐涓之別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徃而不反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勲之臣瞻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之儔

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
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官理

抱朴子曰駉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驢馱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鷲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

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蜾蜊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群棹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
周則逐鹿之姦復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書院
抱朴子外篇卷十終
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卷五

抱朴子外篇卷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

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
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
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湏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噐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旣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手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齊相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批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舟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上
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

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
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違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穉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蠹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
挫元寇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邳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
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
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殺之者為竊位故公
旦執轡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
擁篲在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
不敢正齊佞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
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
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

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尠成能得之者萬一焉病篤
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
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
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
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
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
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

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殪尸涿鹿
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
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
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
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合繩墨故無不直之
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
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
扇則枯瘁摠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
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

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
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
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
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
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
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
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
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情征伐息於國群下不
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又立故

作刑以肅之班倬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
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
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
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成多方之擲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
全者大是以炙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
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
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歎斷斬
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書院
三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
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既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
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
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礮之割愛以
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諂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纒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纒策須更不可

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
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又壞河
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于毫末錯燧之火勺水所滅
鵠卵未卒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徃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為安楊子雲謂申韓為屠宰夫繫策急繮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膏肓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之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廢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
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
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
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耻族誅不
能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
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
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

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
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
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攢犀兕之
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
解結願之搔背其為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
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耻而
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
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
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

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
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芥瓦礫
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
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
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
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
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
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

廷聞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
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
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
刑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孛戮
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
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
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漢或流之于堯
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
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

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隣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
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
奢極忝加之以威雪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
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
北擊檢狃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

北擊檢

虛檢

狃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

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
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
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
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

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偽不作凶
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
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
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
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
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
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
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雉他計切田之萋蕪歲

於吠切

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

書院
迪今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搗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

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
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陸未賓遠人不
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
風謂為酷害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
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
未以為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

康是贅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已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桡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耻或輸自售之寶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

辟命低眉膝以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
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
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材貪受取聚
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引用鴛
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度事之康何異懸瓦礫
而晝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沉沙
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
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
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

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且兔之賢况
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
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瑄碌
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
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飛則鴛鳳幽集
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
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鬪茸為伍清節羞入
鬻養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
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擣杵比肩

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敷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
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
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
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
思賢之君終不知竒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
莫從雖抱稷卨之噐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
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
羨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閣官用事群
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

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
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
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
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
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
者無分而徑進空奉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
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列有銅
臭之唾上為下劬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
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僧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

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
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
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
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
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窄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
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
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
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若思於學問哉是莫不
奔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

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今漢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媵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

之博訪以詳之脩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飭
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
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
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
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
吏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
過故若受賅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
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
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

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
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污為罪
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
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
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
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
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
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
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

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
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
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
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
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
闔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
乎假今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
今天下諸當在首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
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

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竒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敷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

賣策者論此是與跖義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徃徃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徃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飭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列者學精而不任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昔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厲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

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狗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

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取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者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異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耻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案四

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天監之瑞矣

故有聖高靈嗣休品神根峻功天不可及再茲之受
起不其去今亦中今靈文之受皆祥所對令靈
謂映靈去與下受不問不以付土海定以靈瑞
小映故不更所與而亦映又與其口華首則斷不
及五羊靈之心靈言教之命可無映之入也其日
映去今在首則言靈神而亦更與而更之矣其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
攸譏故錐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
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
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
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錐才深智遠操清節高
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錐面牆庸瑣必

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
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
代其跋躋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
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
門庭翕然諛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若
積爰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
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
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
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

邪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
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
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徧徇高交以
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獄特
獨立者為遊吝踈拙以奴顏婢睞來去聲者為曉解當
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有德
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
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
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

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救麥不辨為之倒徒吐食握
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
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
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
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學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跼失奔名
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
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

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
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
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此之而
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

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
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
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
拾遺斥謬生無謂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執寒暑不渝
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
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
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
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竒辯訟有無
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

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規迷不救
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
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
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
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
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
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
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
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

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
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
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食稟訥駭加之以天挺篤
嬾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
獵傲賢咸所不為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
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
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數又欲勉之以學
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
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

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充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洎更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寬

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
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
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
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
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
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
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瀆實湏群流之赴明鏡舉
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櫛括脩則枉刺之
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

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
 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
 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
 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
 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
 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忘素情之綢歎或睡五懈切
 皆音責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
 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
 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

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
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
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
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
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
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飭
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
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
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

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
離易尊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
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
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
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
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
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皇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
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
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

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
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
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
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
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終